



锦屏公园的石碑

●沈文军文

石碑端坐在锦屏公园
思考着什么
碑上的字迹模糊了
我用笔重新描出
石碑里老人面目清瘦
石夫人的爱恨，它记着
锦红桥的脚步，它记着
荷花叶上露珠晶莹，它记着
喷水池喷出的彩虹，它记着
它记着戴复古的草鞋破了又补
它记着曙光碑上的第一缕阳光
它是新千年早上收到的
它记着云娜降落时的呻吟
房屋被海浪淹没时的呻吟
它记着东部新区在汪洋大海中
蓬勃的气象正迎着太阳唱歌
石碑端坐在锦屏公园
不，应该说它是站着，昂首挺胸的
我抚摸着它
身体温柔如棉絮
血液流动如泉水
它告诉我
石头里有火星
字里行间，是泪水在凝固

夕阳中的抒情（组诗）

●阮更超/文

◎夕阳是温柔的

夕阳是温柔的
赶了一天的路
就在西方的山顶，歇息，对着东方回眸
想起一个翘首以望的石夫人
通红的脸
就透着孤独，惆怅，以及离人的愧疚
走过这座山，天要黑了
今天行程也就结束
头顶会是星空璀璨
身后会是灯火通明
有没有那么一盏灯，就是她点亮的
在山风中，忽明忽暗
辗转反侧
赶紧趁着夜色，悄悄回到她的身边
明天重新走这一趟远路
只要从她身旁出发
如果下雨，还可以名正言顺地
留下

◎那顶草帽，像一丛暗香

不知是什么样的女子
面朝大海，拍着栏杆，柔软或者热烈地
脱帽，解开胸怀
风吹过，芦苇飞扬
风吹过，长发飘飘
但她不像是风一样的女子
她的视线，追逐海浪的线条
追逐礁石上盛开的夕阳
以及夕阳画下的影子
寥寥几笔，有曼妙的曲线
还有踮着的脚尖
只是，她到底还是像风一样，吹漏黄昏
消失在灯中
那顶草帽，像一丛暗香
戴在栏杆之上
作为证据，这是一个
故意

◎我是在等一面镜子

我是在等一面镜子，红色的，就在天边
被一片云遮住
遮住的，还有我的视线
昨天，我是个过客
像一朵窗花，贴在海的某个角落
收拾一个约定
昨天，我用夜色送走夕阳
捎带也送走自己
让我的那所房子
在面朝大海时，依旧记得
春暖花开
我等的镜子，就在天边，就在此刻
我猜那边的礁石上
已经不少人
正捕捞诗句
而在这里，我等着用这面镜子
照出大海

◎梅子熟了

梅子熟了，手搓几颗
细雨也可为酒
就这样坐着，或者倚着六月，与影子说些什么
会说英雄，在浪花中，逐一淘尽
会说别离，就是那年
飞雪与颊香一起融化
会说寂寞，做一个梦，在小桥旁
看着燕子穿梭，稻香，房檐
以及那口装满涟漪的池塘
也会说爱情
想到某个她，坐在窗前，一针一线地缝着相思
梅子，熟了，想起什么
就搓几颗
投在斜风里

刘小兵/文

几个月前，我由坞根调到泽国，就所在学校与山水的位置来说，是山近水远了。换句话说，我是近山远水了。
原来的学校，校门口有一条宽阔的溪流，它有个美丽的名字——花溪。我的宿舍与花溪一堤之隔，无论寒暑，只要不下雨，一大早，我都会被洗衣女的捣衣声惊醒，索性披衣起床，有时带上一本书，沿着溪流，边走边看，正是：晨起凭浣女，水声唤书声。
现在的学校，就在丹崖山下。学校依山而建，以山为墙。丹崖山，一山护水，庇护着水乡泽国；一山润校，泽润着文炳书院。我的办公室与山腰齐平，伸手绕树，合掌弄叶，正是：人林人不知，山鸟来相唤。伏案久了，只要一抬头，漫山青绿扑眼而来，只此青绿，不仅是缓解视疲劳的天然疗法，也是放松心情节的自然节律。山间野花，时有点缀，耀你的眼；林间鸟鸣，此起彼伏，悦你的耳；山风阵阵，清香扑鼻，润你的嗓。时间久了，你仿佛就是丹崖山人。

潘正文/文

三层石屋，黑瓦石墙，门口几步远是一道齐腰的挡墙。墙外一带连绵的断崖，一落千丈，辽阔的大海就在眼前，不分昼夜地唱着吟歌。
石屋筑在一片凹进去的山岩间，从远处望过去，如同一堆堆沉默的礁岩，又像是一支支悠扬的渔歌。
屋外偏左的地方是一块隙地，罐罐坛坛的，满地儿摆着多肉植物，青青的绿绿的颜色，小巧玲珑，虽说个小，可花瓣儿饱满生动。以前这些大多贴在海边的山岩上长着，现在竟成了海边人家点缀的盆景。当然除了多肉外，还有阔叶的桑树、纤弱的瘦竹、一支支火焰般挺起的丹顶鹤……红灼灼青葱葱的，看得出主人还颇费心思。依着墙搭了一个棚架，缤纷的花在上面蓬蓬地开着，连那缠缠绵绵的牵牛花，也忘不了沿着七八条网绳，一个劲地往上爬着，爬得快的已经到了二楼窗台，如同筑起一座姹紫嫣红的“花台”。一股泉水从岩缝里盈盈而出，汨汨地流着，泉水细极有如游丝，一路下来润物无声，悄然地落在了花架边的一个小水潭里。

这就是海宝的家，也是阿香的家。
海宝和我是多年的邻居，平日里多有往来，那时每当渔船进港，他们总忘不了送些新鲜的鱼虾过来，只是自打我们合家去了小城，便极少来过。
海宝和阿香两口子，都是地道的海山人，说一口带着闽南腔的石塘话。海宝年轻时是个捕鱼好手，在渔业大队里的机帆船上，干了好多年的“主意大”，负责渔船上捕捞的事务，劈波斩浪也曾一度风光过。退休后，忙了一辈子的他不肯歇着，便置了一条机动小舢舨，去给渔民上下船来回摆渡。渔民出海了，小船便在海湾里泊着，渔船一进港，海宝就没日没夜地忙开了，如果没有前几年的胃病重犯，说不定到现在还在忙碌着。
一个晴朗的五月天，石塘湾里波平如镜，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海边的岩石，发出“哗哗”的声音。我沿着洁净的海滨码头，穿过浇了水泥的海边小道，到了半山腰，踏进黑瓦石墙的海宝家。好客夫妻俩高兴地把酒和满是渔乡风味的下酒菜摆满了桌子。说到酒，石塘渔民素来喜好黄酒，不腻不烈，别有一番妙处。此刻两人相遇，只有黄酒如温旧书，如对故友，真是醺醺有味。石塘人朴实，不像城里人礼数那么多，真真假假的分不清。有人说，石塘渔民喜欢你，那便真正地喜欢你。石塘乡亲对你好，那便是真正地对你好，他们敬你酒，千杯恨少，只求一醉方休，这便是石塘渔民表达感情的方式。而这种人间最可贵的感情，仿佛只能用酒来表达，远比一切华丽的言辞更为合适了。
见了故人甚是畅怀，酒过三杯，海宝便打

山近水远

我本无意山水，可山水却这么眷顾我：以前有坞根的水，如今有泽国的山。不管是水近山远，还是山近水远，我没有刻意寻山问水，只是随兴之所至，随遇而安，安身立命。在俗念与书卷气之间，我左冲右突，两不耽搁。渐渐地，如有情与景会、意与象通之时，我也会珍惜，或吐纳纳气，或附庸风雅，如亮了一盏心灯，知道了自己是谁。这不，就像此刻，日照山林丹崖暖，春回大地校园欢……好一幅山校相依图！

俗话说得好：山水养人，文化养心。当年养育我的，是故乡的山水。故乡的百丈峰，故乡的袁河，远离了我多年，物理意义上，已属远山远水。可在我心里，永远有着一幅山水相依图：巍峨的百丈峰，是罗霄山系的余脉，它俯瞰着赣中大地，横亘在我心里。年幼的我，总以为它高不可攀，望着它青黛色的峰脊，我产生过无边的联想，呼应了“山那边是什么”的经典命题。迂回曲折的袁河，是赣江的主要支流，它没有直接流经村庄，可它的分支——袁惠渠穿村而过。“袁惠渠”，顾名思义，袁水普惠大地，恩泽人民。我一直认为，它就像我

石塘乡亲

开了话匣子，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。海宝是个60多岁的人了，长得高大结实，在他那张古铜色的善意的脸上，长满了络腮胡子，它几乎占据了半个脸部，只是现在都被他修饰得光光的。瞧他那眉目神气，就像秋天的高空一样，又晴朗，又深沉，教人第一眼便心亲近之感。尤其是说起话来，那个大嗓门老远就能听见，颇有一副典型的石塘渔民的样子。他有几十年的闯海经历，在他的心里，满藏着许多充满了神奇色彩的传说。传闻中他的眼睛能看透深过百丈的大海，看清水里洄游的各类鱼虾；他爬上桅尖，单凭一双肉眼，就能看见十几里外海上的鱼群；他的耳朵辨得清水里鱼的叫声……

“听说每年的开渔节都挺热闹的？”我颇感兴趣地问。“是啊，在渔区这是个盛大的节日呢！”海宝点点头。也许我的话勾起了他心中的往事，喝了一口酒后，他便跟我讲起了年轻时的那次开渔节。

那时的大约船，经了秋季的在港修整，在择定了一个丽日和风的好日子后，便举行一次隆重的开渔典礼。开渔节那天，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叫作“嘎妈”（音译），就是测试年轻渔民船上功夫的意思，其中一项是爬桅杆比赛。说到这里，海宝眼睛里隐隐地发出了一丝丝的光，顿时神采飞扬起来。那时他正是二十出头的年纪，血气方刚，被船长挑中参加爬桅杆比赛。按照规定每船选出三个年轻渔民，一个人爬一支桅杆。选手们各自背上插着一面三角形的大红旗，上面绣着“独占鳌头”字样的登头桅，绣着“八面威风”的登中桅，绣着“顺风得利”的登三桅。当小伙子们“唰唰唰”地上到桅顶，便把各自的红旗迅速地插上高耸的桅尖，再轻轻地一滑，稳稳地落在了甲板上。那次，海宝爬的是头桅，在一片欢呼声中，他得了第一。就是这次他被阿香看上了，不久他们便订了亲。往事如烟，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。

听完了海宝的叙述，我羡慕地看了眼他，转而把目光移向了窗外那片宁静温柔的大海。“真美啊！”我发自内心地赞叹着，海宝眯着双眼笑了。“别看大海平日里斯文文，可发起怒来就像千万头猛兽在咆哮，海上捕鱼如同是考验一个人意志的战场，一些经历令人一辈子都难以忘怀。”海宝颇有感触，在片刻的停顿后，果然又徐徐地讲了起来——

那是个漆黑的夜晚，海宝所在的机帆船正待回港，海上突然刮起了大风，掀起了巨浪。天不停地下着雨，被巨浪撞击出的白沫，发了疯似的爬上了后面的船舵。机帆船在风雨浪涛中不住地颠簸着，光落差便有四五米那么多。一个长长的横浪打了过来，一只小水杯掉落到甲板上滚来滚去，驾驶室的倾斜仪不时地指向20°的刻度。船员们身着雨衣、救生衣，叉着双腿，蹒跚地走着。海水涌上了甲板，稍不站稳

们的心脏，渠流一开，遍布全身，我们孩童的经络，全被激活了，更不消说夏日游泳嬉戏、冬日摸鱼捉虾……故乡的远山远水，因时空变换，因乡缘未了，反而愈加清纯美丽，幻化成诗境、梦境。人，可真奇怪，比如我，当年，山水在身边，可我只知道游山玩水；现在，我远离了那些山水，却来绘山写水。

真实的故乡，停留在远方，驻守在梦里，不是我想看就能见着。什么时过境迁，什么物是人非，所念皆是伤。所幸，我们还有精神的故乡；所幸，生命、生长、生存与生活一脉相承。故乡的山水给了我生命，促进我的成长；异乡的山水，成为我生存与生活的见证。

山水恒定，驿动的是人心。安定与躁动，往往一念之间。或情随事迁，有人感慨系之；或景随情至，有人欣喜赋之；或睹物思人，有人戚戚念之……这些都是人之常情，我们只要能找到某种心理的回应与契合，就会不受时空所限，不受山水所限，收获安定与欢喜，不期然抵达精神的故乡。

毕竟，山有灵性，水有依归，人有故乡。

就会摔倒，甚至甩进大海……海宝顿了顿，似乎在经历着一程艰难的跋涉，这里面有着些许的苦涩，也有着几多的坚毅……

我默默地听着，一颗忐忑的心随着海宝脸部表情的变化而起落。他终于平静了下来，一言未发地坐着。我像第一次认识海宝一样，开始重新审视起眼前这个驾驭过不知多少次狂风骇浪的“讨海人”，似乎在他的脸上，寻找出了一些以前未曾发现的东西——一个渔民的勇敢与旷达。此时，海宝在我的心底蓦然地高大了起来，坦然如一块峭拔的礁岩，又像一片鼓满海风的褐帆，教人油然而起一种对老一辈石塘渔民的崇敬！

缓了口气，海宝终于从那片阴影中拔了出来，话题转向了他最喜爱的捕鱼。说起捕鱼生涯，这个老渔民可来了劲儿，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，话也越说越多。这倒不是因着喝了酒，而是他对以往生活的挚爱和眷恋。

“想那时，春汛小水墨鱼旺发，大路边，岩石上，海滩头，墨鱼干遍地晾着……”是啊，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共鸣，使我眼前浮现起熟悉的旧时情景。那时的石塘，无处不飘逸着墨鱼干那种特有的香味，连海风也是香的了。“可如今不同了，以前的渔场早已消失……”海宝仿佛喃喃地自语着，脸上渐渐地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无奈。

提起现今的捕鱼，海宝的脸上顿时舒展开来。20年前温岭的渔业实现了渔轮化，因着近海资源的枯竭，走上了远洋捕捞的路。海宝的儿子也新造了一艘渔轮。说着，他立起身走到窗前，指着不远处的那片海。窗外，壮阔的国家一级防浪堤，长龙般地横卧在海面，环抱着一泓波光粼粼的椭圆形的海湾。在长堤的边上，泊着一艘油漆一新的渔轮，蔚蓝的船身，雪白的亭室，分外的耀眼，这是海宝儿子的渔轮。“现在的船就像商品房一样，餐厅、浴室、多功能厅一应俱全，船员的卧室宽敞明亮。”海宝像是有意在我面前炫耀似的。“船上都装上了卫星导航仪、电子测向仪、彩色探鱼仪等，可先进哩！”海宝还告诉我，几年前他的儿子在海滨买了一幢海景房，开起了民宿，生意挺是红火。海宝的一席话，宛如在我的眼前铺开了一轴温岭现代渔业和渔民生活的长幅画卷，弦外之意饱含着一代老渔民对未来的憧憬。

酒，终于停了。它像一股暖流，在我的血液里缓缓地流淌，又像一团火，点燃了我心中的那份炽烈的乡情。里面有着石塘渔民的朴实，有着石塘渔民的豁达，也有着石塘渔民对未来的向往。

断崖下，无穷无尽的海水来而复去，一浪接着一浪。怀揣着浓浓的乡情，我微醺地离开了海宝和阿香那个黑瓦石墙的家。到了山下的码头边，回头望去，海宝夫妻俩依然站在门前那堵齐腰高的石墙边，不住地向我挥着手……